

直译华人圣经注释  
直译华人圣经注释

##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钟志邦著

新约全书注释

新约全书注释

#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钟志邦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出版说明

基督教圣经是世上销量最高、译文最广的一部书。自圣经成书后，国外古今学者注经释经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圣经的完整汉译问世迄今尚不到两个世纪。用汉语撰著的圣经知识普及读物（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伦理教育等不同范畴）和个别经卷的研究注释著作陆续有见，唯全本圣经各卷注释系列阙如。因此，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的“天道圣经注释”系列丛书尤为引人关注。这是目前第一套集合全球华人圣经学者撰著、出版的全本圣经注释，也是当今汉语世界最深入、最详尽的圣经注释。

这项巨大的出版工程缘起于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由容保罗牧师提议，继有天道机构名誉董事许书楚前辈，慨允由史丹理基金会承担起“天道圣经注释”系列的著作、出版等各项费用，并获鲍会园博士担任主编，广邀汉语圣经学者逐一分卷撰写。之后继请邝炳钊博士与鲍维均博士分别担任旧约编辑和新约编辑，以更好地完成这套圣经注释巨制。《歌罗西书》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圣经书卷注释，于一九八〇年出版。此后，在全球各界华人的支持和协助下，每年都有其他经卷注释问世，整套丛书至今已经完成大半。“天道圣经注释”书系注重原文释经，因此得以超越基督教各宗派主张和神学门户，出版后受到全球汉语圣经研习者、神学教育界以及华人教会广泛欢迎，并几经再版，有些书卷还作了修订。

近十多年来，中国内地学界研究圣经的学者日渐增多，但多以基督教文化研究为主要特色。基督教是尊奉圣典的宗教，圣经也因此成为信仰内容的源泉。但由于圣经成书年代久远，文本障碍的消除和经义的完整阐发也就十分重要，这就需要接引数千年圣经研究和解释的成

## 2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就,让圣经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宝贵典籍能够为现代人所研读并发挥持久的文化力量。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历史也是圣经翻译和解释的历史,而神学建构的与时俱进也离不开对圣经的细微解读和阐发。时值汉语神学建设不断推进之际,引入此套注释系列可谓正当其时。

这套注释丛书的作者在所著作的范围内都是学有专长的华人学者,他们结合了最新圣经研究学术成就,用中文写下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注释丛书具有如下特点:(1)解经(exegesis)与释经(exposition)并重。一方面详细研究原文字词、时代背景及有关资料,另一方面也对经文各节作仔细分析。(2)全由华人学者撰写,不论用词或思想方法都较翻译作品易于了解。(3)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学养和专长,其著述可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和参考。(4)重要的圣经原文尽量列出或加上英文音译,然后在内文或注脚详细讲解,使不懂原文者亦可深入研究圣经。本注释丛书力求表达出圣经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使读者参阅后不但对经文有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更能把握到几千年前的圣经书卷的现代意义。

现今征得香港天道书楼授权,本书系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我们在此谨致谢意。相信“天道圣经注释”系列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能为国内圣经研究界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而且也为汉语人文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丰富的知识养料,并藉以丰富汉语思想的学术品质。

# 作者序

笔者首先要感谢“天道圣经注释”出版委员会给予书写这部约翰福音注释的机会。主编鲍会园博士在“主编序言”中说，获邀参与撰写注释的作者“在所著作的范围之内都是学有专长”的。这个评价对其他注释的作者来说应该是很确实的，但笔者却自认“受之有愧”。

笔者自 1977 年从英国回到新加坡事奉以后，便一直脱离不了各类行政工作的拖累，再加上自己事奉、学术及兴趣的多元化，根本没有机会以及明确的意愿去“专”于圣经的任何一部著作。在过去二十多年，所书写及刊登过的文章虽然不算太少，但绝大部分的课题都是在圣经著作的范围之外。因此，在书写约翰福音注释那漫长的岁月中，笔者深感自己在学养、时间和精力上的局限。

本注释有些部分是在一些“不太寻常”的场所完成的，包括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宿舍“勺园”，复旦大学的“东苑专家楼”，一些国际飞机场的咖啡座和候机室，甚至是航班上的“经济舱”。

在参考资料方面，中文著作的缺乏，应该已是本系列注释各同道的共识了。本注释的参考资料也因此以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特别是在原文词语、考证、背景及有关资料方面。但在释经(exposition)和信息(message)方面，笔者则尽量取材于自己在事奉与读经中所获的一点点心得和领悟。

约翰福音的主题是“生命之道”。笔者在书写本注释的过程中，对这关键性的主题始终不敢忘怀。也正是这“生命之道”中那丰满的恩典和真理，像一道永恒不灭的“真光”，不断在指引着他，使他不至于迷失在学术的“黑森林”中；最终仍能持守着“福音的”信念。

本注释的作者非常感激编辑容许在《约翰福音(卷下)》完全脱稿之

ii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后，再补上这篇以钉十字架(crucifixion)为题的“附录”。但愿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关乎十字架的福音与神学的领悟和灵感。

钟志邦 谨志

2002年6月1日

于新加坡林公寓

# 简写表

BAGD	<i>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i> , tr. W. F. Arndt and F. W. Gingrich.
IDB	G. A. Buttrick et al, ed. <i>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i> , I - IV.
TDNT	G. Kittel and G. Friendrich, ed. <i>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i> , tr. G. W. Bromiley, I - X.
NEB	New English Bible.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
Barrett	Barrett, C. K.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i> , 2nd. London: SPCK, 1978.
Brown	Brown, Raymond E.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i> .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Bruce	Bruce, F. F. <i>The Gospel of John</i>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Bultmann	Bultmann, Rudolf. <i>The Gospel of John</i> , tr. G. R. Beasley-Murra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Calvin	Calvin, John.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i> , 1 - 10, ed. David W. Torrance and Thomas F. Torrance, tr. T. H. L. Parker. Edinburgh:

- Hengel St. Andrews, 1959.
- Hengel, Martin. *The Johannine Question*. London: SCM, 1989.
- Josephus *The Works of Josephus*. Peabody: Hendrickson, 1995.
- Lindars Lindars, Barnabas.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 Luther Luther,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s. 22 and 23, *Sermons on the Gospel of St. John*, Chapters 1 – 4; 6 – 8, ed. Jaroslav Pelikan. Saint Louis: Concordia, 1959.
- Morris Morris, Le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Revised E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 Neusner Neusner, Jacob, tr. *Mishna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88.
- Philo Philo of Alexandria, *The Works of Philo*, a new updated edition tr. C. D. Yonge. Peabody: Hendrickson, 1993.
- Ridderbos Ridderbos, Herman.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7.
- Robinson Robinson, J. A. T. *The Priority of John*. Oak Park: Meyer-Stone, 1987.
- Schnackenburg Schnackenburg, Rudol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New York: Crossroad, 1990.
- Smalley Smalley, S. S. *John: Evangelist and Interpreter*. Exeter: Paternoster, 1998.
- Smith Smith, D. Moody. "Johannine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 ed. E. J. Epp and G. W. MacRa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89.
- Whitacre Whitacre, Rodney A. *John*. Leicester: IVP, 1999.

**圣经译本**

马氏	马礼逊译本
和合	和合本
和修版	和合本修订版
思高	天主教思高译本

# 目录

作者序 .....	i
简写表 .....	iii
 绪论 .....	1
壹 导言.....	3
贰 作者问题 .....	15
叁 写作日期 .....	29
肆 写作地点 .....	43
伍 目的 .....	50
陆 《老子》之“道”和圣经之“道” .....	62
柒 圣经以外一些论及“道”的文献 .....	81
捌 《梨俱吠陀》对本体和宇宙起源的探测 .....	86
 注释 .....	89
壹 序言(一 1~18) .....	91
贰 施洗的约翰为耶稣作见证(一 19~34) .....	122
叁 首批跟从耶稣的门徒(一 35~51) .....	136
肆 第一个神迹(二 1~12) .....	151
伍 耶稣清理圣殿(二 13~25) .....	168
陆 重生的奥秘(三 1~15) .....	182
柒 上帝的爱与人的恨(三 16~21) .....	199
捌 施洗的约翰继续为耶稣作见证(三 22~30) .....	203

## 2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玖	福音书作者的评语(三 31~36) .....	210
拾	撒玛利亚人接待了耶稣(四 1~42) .....	216
拾壹	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四 43~54) .....	247
拾贰	第三个神迹:瘸腿者得医治(五 1~18) .....	252
拾叁	子是父所差来的,子与父原为一(五 19~47) .....	260
拾肆	短暂的饱足(六 1~15) .....	274
拾伍	耶稣在海面上走;众人继续追踪(六 16~26) .....	295
拾陆	生命的粮(六 27~59) .....	300
拾柒	门徒对“生命的粮”的回应(六 60~71) .....	333
拾捌	议论纷纷,杀机处处(七 1~52) .....	340
拾玖	耶稣让淫妇重获生机(七 53~八 11) .....	365
贰拾	因“光”所引起的争议(八 12~30) .....	378
贰拾壹	真理给人自由(八 31~59) .....	388
贰拾贰	“看见的”与“瞎眼的”(九 1~41) .....	402
贰拾叁	“好牧人”所引起的争议(十 1~42) .....	424

# 绪论

卷之三

# 绪论

## 壹 导言

约翰福音的研究既广且深，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它所涉及的资料之繁多，别说“门外汉”，就是对一般有涉猎到新约研究的人士来说，也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眼花缭乱。也许只有那些真正研究约翰福音的“专家学者”们才不至于深感迷茫。难怪牛津大学的学者 John Ashton 满怀感叹地说，只要紧跟战后这数十年有关约翰福音研究的资料，就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了。要作一个完整的概述或查勘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德国学者 H. Thyen 仅将 1966 至 1974 年间有关约翰福音研究的重要著作列出来就用了三十七页的篇幅。<sup>②</sup> D. Moody Smith 在所写的《约翰福音研究》(“Johannine Studies”)一文中，只将焦点放在 1945 至 80 年代中有关约翰福音的研究上。但其中经过选择以及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书目就不下一百五十条之多。<sup>③</sup> John Ashton 在 1991 年出版的《认识第四部福音书》(*Understanding the Fourth Gospel*)中所列的书目共二十二页，约五百本。公元 2000 年美国学者

<sup>①</sup> John Ashton, *Understanding the Fourth Gospel* (Oxford: OUP, 1993), p. 67.

<sup>②</sup> H. Thyen, “Aus der Literatur zum Johannesevangelium”: *Theologische Rundschau*, 39 (1974). Thyen 所做的，只是一个综览性的概述而已。参 Ashton, pp. 67, 573.

<sup>③</sup> 参 D. Moody Smith, “Johannine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 ed. Eldon Jay Epp and George W. MacRae (Philadelphia and Atlanta, 1989), pp. 271 – 296. Smith 所提及的学者包括 R. Bultmann, C. H. Dodd, C. K. Barrett, R. H. Lightfoot, Rudolf Schnackenburg, Raymond E. Brown, J. N. Sanders, Leon Morris, Barnabas Lindars, Jurgen Becker, Ernst Kasemann, J. L. Houlden, I. H. Marshall, Ernst Haenchen, K. Grayston, S. S. Smalley 等。

#### 4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Felix Just 在网页上所列出的有关约翰福音的书目以及未出版的论文 (The Johannie Bibliography Web pages) 就有五十六页, 书目超过一千条。

美国 Temple 大学的 Gerald S. Sloyan 在所著的 *What Are They Saying About John?* 一书中只能从 1970 至 1990 年中非常选择性地概述几位对约翰福音研究深具影响力的学者。<sup>④</sup> 他们包括 E. C. Hoskyns、Rudolf Bultmann、C. H. Dodd、Raymond E. Brown、Rudolf Schnackenburg。前三位学者的著作虽然早已分别在 1940、1941(Bultmann 的德文版于 1941 年面世, 英译本则于 1971 年才出版) 及 1953 年出版, 但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sup>⑤</sup> Sloyan 所提及的那些重要的约翰福音注释以及直接相关的著作也在百部以上。他在概述了 1970 至 1990 这二十年间有关约翰福音的研究之后, 作出了下面三个意义深长的结论:<sup>⑥</sup>

一、学术界至今已同意约翰福音的本质是属于希伯来的 (Hebraic), 纵使它套上了一件薄薄的希腊 (Hellenistic) 外衣。不论福音书最早的形式源自谁, 它对巴勒斯坦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它扎根于耶稣门徒的生命和生活中。探索约翰福音与符类福音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很普遍的项目了。但重建产生约翰福音那个社群及其发展的阶段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上, 约翰的三封信提供了一些基要的线索。学术界如今也重新意识到, 正如其他三部福音书一样, 约翰福音也必须被看作是作者和他同时代那些信徒对耶稣的宣信, 而不仅是有关耶稣言行的记录。福音书的读者因此要从两个层面去读每一行的字。那就是, “那时”(then) 所发生的事是指向“现在”(now), 而“现在”却是“那时”的线索(clue)。

二、约翰福音所采用的“成文资料”(written sources) 仍有继续探索的价值, 但它的方法和途径则必须有别于以往的。因为学术界在过去

④ Mahwah: Paulist Press, 1991.

⑤ 剑桥大学的 C. H. Dodd 除了在 1953 年出版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Gospel* 以外, 也于 1963 年写了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the Fourth Gospel*.

⑥ pp. 97 - 98.

去太肯定约翰的“传统”(tradition)及“编修”(redaction)过程是和符类福音一样的。

三、现今约翰福音研究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把它看作是“自成一类的文学产品”(as the kind of literary product it is),或是一种“叙述”(narrative)。这样的文学产品在处理作者、著作日期、地点和书写境况等“历史性的考虑”(historical consideration)问题时将有别于其他的文学著作。至于“文学的探究”(literary exploration),经文的诠释,则肯定重要,并且必须同时考虑到福音的“情节和目的”(plot and purpose)。在此,福音书的“象征语言”(symbolic speech)是很重要的。倘若把一个既定的“历史架构”(historical construction)套在其上,就会把它解读错了。因为读者只能从围绕着“故事”(story)本身的“象征意义”(symbolism)中去领悟,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

本注释的作者基本上同意 Sloyan 上述的第一和第二点结语。但对他的第三点则有保留,特别是有关约翰福音的历史性等相关的问题。因为任何严肃的“文学产品”(literary product)都不能回避作者、著作日期、地点和当时书写的境况(sitz im leben)等问题,虽然就约翰福音而论,这些问题迄今仍旧很难在学术界中达致很明确的共识。另一方面,任何“象征语言”(symbolic speech)都不能从历史的实况中被抽离出来或与历史本身脱节。

Bultmann 的约翰福音注释的英译本于 1971 年出版,共七百四十四页。可是,它的所谓“导论”(Introduction)却只有十页(pp. 3 - 12);其中只有一页(pp. 11 - 12)非常简略地提及约翰福音的作者、著作日期和地点。其实,这样不寻常的情况并不表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意味着这些问题到了 Bultmann 作品的英译本于 1971 年面世时仍“未获得解决”或根本就“解决不了”(unsolvable)。<sup>⑦</sup> 更有趣的是,Bultmann 于 1941 年出版的原有德文本甚至连“导论”都没有! 1971 年的英文本导论因此也不是 Bultmann 自己所写,而是 Walter Schmithals 为英译本的读者写的。<sup>⑧</sup> “代笔者”Schmithals 在“导论”中提及约翰福音的作者

<sup>⑦</sup> 参 D. M. Smith, p. 273.

<sup>⑧</sup> 见“Introduction,” p. 3.

## 6 约翰福音注释(卷上)

时,只能说,“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作者或编修者没有肯定的立场可言”。<sup>⑨</sup>著作日期则被定在主后 80 至 120 年之间。至于地点,叙利亚(Syria)一带被看作是比较可能的。埃及或小亚细亚则认为很难从约翰福音本身找到凭证。<sup>⑩</sup>

上述有关 Bultmann 对约翰福音的作者、书写日期及地点的处理方法并非完全独特。Edwyn C. Hoskyns 在 1940 年出版的约翰福音注释中虽然写了近一百二十页的“导论”(pp. 17 – 135),也同样没有尝试去解决作者、日期及地点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 C. H. Dodd 于 1953 年出版的约翰福音诠释中(*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Gospel*)。这部著作共四百七十八页,但没有按一般诠释的“导论”(Introduction)去处理约翰福音的作者、书写日期和地点等问题。

Sloyan 在概述中对 Bultmann 的评论基本上公正和中肯。这对研究约翰福音的人士特别有意义,因为不论研究者持什么神学立场,Bultmann 的著作都不能完全被忽视,虽然他的德文约翰福音注释以及英译本出版迄今已分别有六十年和三十年之久。下面是 Sloyan 评论 Bultmann 的四个要点。<sup>⑪</sup>

一、除了有关“神迹资料”(sign-source)之外,Bultmann 所提出那些涉及约翰福音资料来源的理论一概无法证实。例如,Bultmann 无法说明和证实一位以耶稣为中心的福音书作者为何需要借用一套源自诺斯替或知识主义派(Gnostic)的所谓“救世主神话”(redeemer-myth)的

⑨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anything definite about the author or about the redactor.” p. 11.

⑩ “Admittedly in the papyrus P<sup>62</sup> we possess a testimony to the best that our Gospel was known in Egyp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cond century. We cannot therefore put the composition and redaction beyond about 120 A. D. , and we should define the period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redactional edition of the Gospel as about A. D. 80 – 120 — the processes could have been relatively distant from one another.

The Semitic style of the author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spel to the Gnostic revelation discourses, the Letters of Ignatius of Antioch and the Odes of Solomon, strongly supports the supposition the author of the Fourth Gospel originated from the Area of Syria. Above all it must be said that nothing in the Gospel points to its origin in Egypt or Asia Minor”.

p. 12.

⑪ pp. 11 – 12.